

北京为外来工所设 4 个市级公共就业服务站或难觅踪影,或门庭冷落

## 就业服务站离农民工有点“远”

本报记者 北梦原

春节过后,为了向返城农民工提供就业引导、岗位信息和就业咨询等服务,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春风行动”,从2月7日至2月21日,在北京火车站、北京西站、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和丽泽桥长途汽车站



图①

▲图片说明

图① 2月18日中午,一位大妈在北京站东侧天桥下举招聘广告。去年“春风行动”就业服务站就设在她身后的岗亭里,今年却难觅踪影。

图② 2月18日下午,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入口旁的公共就业服务站,咨询者寥寥。

北梦原 摄

设置4个市级公共就业服务站。但记者近日走访发现,4个就业服务站,或难觅踪影,或门庭冷落。

2月18日上午,记者来到北京火车站,沿着车站广场寻找了半个小时,仍然没有发现就业服务站的痕迹。询问车站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他们也不知情。几经周折,一位

保洁员告诉记者,去年的“春风行动”是在车站广场东侧天桥下的岗亭里设的点,“前几天那里来了不少人,捣鼓了一阵,照了几张相就走了。”记者来到他所说的岗亭,发现门窗紧锁,外面没有任何有关“春风行动”就业服务站的字样,旁边一个商贩告诉记者,这里下午两三点后才开门。

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北京西站。一位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几天,有两三个人在北一出口附近举着“春风行动”牌子,但从2月16日以后再没看见过,“他们下午两三点来,四五点就不见了。”



图②

随后,记者又来到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和丽泽桥长途汽车站,终于找到了“春风行动”公共就业服务站。六里桥服务站设在车站入口处,卷闸门半开着,屋里很昏暗。记者蹲守了约半个小时,只有一对年轻人光顾服务站,拿完桌上的宣传册便转身离去。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去年人多,今年确实来的少。”

丽泽桥服务站设在车站外一个墙角,窗台上摆放着几叠宣传册,服务站前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女孩用手机对着门上张贴的信息表拍了张照片便离开了。

记者查看北京市人社局官方网站今年1月公布的《关于开展2014年春风行动的通知》,其中有关“公共就业服务站具体安排”的文件明确规定:公共就业服务站的设立,要尽量选择车站出站口或人员相对集中的地点,要有明显的引路标识,每个就业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两名。

文件同时明确,北京西客站由海淀区人力社保局负责;北京火车站由东城区人力社保局负责;六里桥及丽泽桥长途汽车站由丰台区人力社保局负责。

今日,记者拨通了海淀区人力社保局职业介绍中心电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北京西客站就业服务站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3点开门,至少两人在岗,绝不存在随意撤岗的情况。对

于站点位置及标识问题,工作人员解释称,服务站设在北1出口地下1层的咨询处,“已经算好找的了”,服务站前也立有“春风行动”的标识牌,“我们设点也要听从车站管理,本来打算在火车到站人多的时候上去发放就业地图,但车站不允许。”这位工作人员同时表示,“今年确实情况有些不一样,无论是职业中心柜台还是服务站,来咨询的都少了许多,每天也就十多人。”

2月19日,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提示,记者再次来到北京西站,在北1出口地下1层的车站问询处找到了公共就业服务站,记者看到,服务站窗台上摆了一排资料,咨询口用纸封着,只有1名工作人员在值守,并没有外来工进行咨询。

同时,记者多次联系负责北京火车站“春风行动”的东城区人力社保局职业介绍中心,截至记者发稿时,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与难觅踪影、门前冷落的公共就业服务站相比,车站街头的黑中介却十分醒目、活跃。来自湖南的张师傅刚出北京火车站,便走向街头拿着小广告的招聘中介,“他们挺热情的,我一把年纪了,身上也没钱,他们能骗我什么?你说的春风行动我没听说过,但别的正规招聘会我参加过,感觉不太接地气。”

(本报北京2月19日电)

## 【一周大小事】

农民工面对  
城里农村双重“人情债”

据新华社2月17日报道,山西省邻县的张小明在太原市打工,去年收入超过5万元,然而到年底,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辛辛苦苦忙一年,年底兜里不剩钱”。让他最为介怀的是一项开支:人情往来花去7000多元,占他总收入的一成多。在他家的账本上记录着去年参加婚丧嫁娶25次,其中太原17次,老家8次。城里、农村的亲朋之间的红包,随份子,正在逐步演变成令一些农民工感到沉重的人情债。

【点评】一边是城市,一边是农村,两边的社会关系都要维系,难怪农民工面对双重人情债过年都高兴不起来。不过,除了农民工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强、社会关系增加、物价水平上涨等客观原因,农民工自身的攀比心理也是人情债日益沉重的原因所在。与其对客观因素无奈,不如从改变自身旧观念做起,不花大价钱,就没有充满人情味的礼尚往来?

“每月多挣一千元  
不如回家陪爸妈”

据新华社2月18日报道,家住西安市灞桥区农村的王明从正月初九开始,穿梭于西安多个劳务市场找工作。对于比在浙江打工时的收入少了一截的当地薪资,王明坦言早有思想准备,“有得就有失,多挣一千元和可以每天回家陪父母,我肯定选择后者。既然回来了,就要看到好的一面。”

【点评】王明不是从沿海发达地区“逃离”的个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年迈的双亲、难以扎根的异乡、高昂的生活成本,都是王明这样的农民工最终下定决心回到老家的原因。他们之所以能够“逃离”回家门口,源自家乡经济发展的提速、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企业用工量大增等原因,随着人才回流日益增多,相信“家门口的世界”会越来越精彩,与沿海城市收入上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

高不成低不就,两张  
“社保网”兜不住农民工

据《半月谈》2月18日报道,时下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保,有居民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两种选择。但当前不少农民工在这两张“社保网”面前,却总有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困惑。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低,农民工不愿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门槛较高,两张“社保网”兜不住农民工。

【点评】为了农民工免于陷入“老无所养”的境地,我国多地尝试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但让人遗憾的是,不少农民工仍不愿参加。非但如此,即便他们缴纳了养老保险,因其工作多是短期性、不稳定的,频繁流动让各种社会保险转移起来十分麻烦,因此,每到年底仍有不少农民工选择退保,这给现行制度设计提出了待解的问题。第一代打工群体的老去还能留给决策者多少思考与探索的时间?城镇社保体系一体化的脚步是不是应该快点?

(点评:程莉莉)

天津节后  
再遇“保姆荒”

家政工缺口约7万人  
保姆月薪涨幅超千元

本报讯(记者姜明通讯员姜书范)“我家里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春节前保姆回老家过年,一直没回来,我上班,姥姥看不了两个孩子,想再请个保姆,跑了五六家家政服务公司都说人手紧缺,保姆派不出来,真让人着急。”2月18日,家住天津市南开区的徐女士向记者说。

据了解,天津市节后家政人员缺口较大,尽管保姆月薪涨幅超千元,但保姆市场明显供不应求,大部分保姆延期返回,而留守在本地的保姆人数太少,难以满足雇主需求。

天津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统计数字显示,该市目前家政服务企业共有3万多家,从业人员34万人,其中有70%是来自甘肃、陕西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春节期间有17万人返乡。据估算,天津家政人员目前缺口大约在7万人左右。

该市南开区某家政公司负责人介绍,现在家政服务员紧缺的情况十分普遍,再加上今年“马宝宝”扎堆、老年人护理要求提高,这种紧张状况变得十分明显。从正月初八开始,家政服务的需求就明显上升,目前全市家政服务需求量比以往提升了30%左右。

按往年惯例,正月十五后外来务工人员陆续返津,家政市场用工难将得到一定缓解。可位于天津开发区三大街的一家家政公司的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年后回来的没几个,保姆这行业流动性比较大,过年期间加薪都留下人。”

记者了解到,去年月薪1500元左右就能请到一个不住家的保姆,今年已经悄然涨到了2400元至2600元不等,如果需要住家或照顾老人,月薪多数都在4500元左右,让不少急需找保姆的工薪阶层直呼“吃不消”。

据悉,春节期间尽管涨薪,可依旧没有多少人留下来。每年春节后,都有一批外来务工人员选择留在家乡,只有一多半人选择回津,而部分已返津人员仍在观望中,想等等看是否有比保姆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以造成该市家政市场供不应求。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大多数保姆与家政服务公司之间只是简单的中介关系,其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加剧了从业人员的不安全感,导致很多人最终选择转行。

## 探访北京大兴农民工“流动市场”——

## 一些农民工求职为啥偏爱“打游击”?

本报讯(实习生张子鑫)春节过后,农民工纷纷返京务工,为提供就业机会、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益,政府推出了不少举措,如开展“春风行动”,各街道举办专场招聘会等,但是,对于一些农民工来说,稳定的工作并不是他们的追求,“多挣钱”才是最重要的。笔者近日走访发现,大部分人力资源招聘市场需要“长期、稳定”的工人,而不少农民工却认为,长期工作挣钱少,工时长,受老板约束多。

2月18日早8点,气温还没有突破零摄氏度,北京市大兴区一处天桥下已经聚集了许多农民工,20年来,他们将这里当作自己找工作的“流动市场”。41岁的刘青师傅春节过后刚刚返京,还没有开过工,他放下背的工具,掏出自己的“工作简历”摆在地上,又开始了一天的等待,这块木板上用黑色墨水写着:“山东装饰:墙砖地砖、吊顶隔断、刮白刷漆、改水电改”。

王保福今年36岁,已经在同一个地点“等活儿”近7年,从来到北京开始就做装修工人,“手艺不错,什么活都能上手”,王保福告诉记者,有的时候,一天干活能挣200多元,“按天结账不怕被骗,不用加班,而且挣得多”,“不进企业,不进工厂,只接零活”,这是像王保福一样的农民工师傅的“求职标准”。

稳定的工作“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笔者发现,大部分在街边求职的农民工师傅都有

类似想法,34岁的刘金山告诉记者,进工厂工作不仅挣钱少,待遇也不高,“就连午饭也很难吃”,李津民抢话说,“长期工作干起来一点都不带劲儿。”这些原因让不少农民工师傅选择组团在街边等待工作机会。

交谈中,李津民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曾

经在人才市场找到一份保安工作,交付了300元押金,工作半个月后,用人单位对其工作不满意,将其辞退,不但没发工资,300元押金也打了水漂。类似的情况层出不穷,不少农民工师傅也曾被拖欠工资,这让他们对合同制的长期工作“心存余悸”。



范大林从29岁开始就在街边求职,到今年他已经41岁了,他告诉记者,这连续22年的求职就像是打“游击战”,政府为了让农民工兄弟通过正规渠道求职,多次联合执法,“原来我们等活的地点不止这一个,但是现在路都被城管封死了。”范大林说,他们也很无奈。

兴丰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李女士告诉记者,农民工街边求职者找到工作后,很少签订协议、合同,这对他们来说十分不利。联合执法、对街边农民工进行驱赶也是为了让他们进入人才市场,选择有保障的工作。“我们组织的招聘会提供的工作他们都可以做。”李女士说。

“曾经有许多农民工因为缴纳保险问题跟用人单位发生纠纷,他们认为,只要工资高了,没有保险无所谓”,甚至有农民工要求企业直接将保险金额当作工资发下。对于用人单位收取押金不退还、拖欠工资等现象,李女士表示,这些现象在他们招聘会现场的用人单位中几乎没有,“我们对于求职者管理十分严格,登记后还要进行培训。”她告诉记者,在培训中,会明确告知求职者不要选择要求交押金、扣押证件的单位。李女士说,希望农民工兄弟能够信任他们,“不管挣钱多少,保证人身安全和自身权益最重要。”

图为2月18日,农民工们在“流动市场”等活干。刘青师傅(中)在等待春节后的第一份工作。

张子鑫 摄

安,但也不建议年轻人做保安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每个招工单位都想招年轻人,但太少了。”一位招聘美容技师的工作人员说,“以前没有做过这一行都没有关系,年轻人一般上手都特别快,不出半年就能基本掌握要领了,像我来了一年就已升到技师主管了,包吃住一个月差不多有8000多元呢。”这位看上去20岁出头的年轻美容技师向笔者介绍她们公司的各种待遇。

对于应聘者较少的情况,海淀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我们每年开春都会为农民工举办专场招聘会,今年人数减少主要是因为科技发展得快,农民工不再像以前那样两眼一抹黑到大城市后找不到北了,靠老乡介绍才能找到工作的现象也越来越少。现在年轻农民工基本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网上找工作既方便又快捷,所以现场应聘的农民工少了。”

## 京城两场招聘会见闻——

## 求职者与用工方顺利“对接”仍是难题

本报讯(实习生张彬)节后,北京市举办了少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这些招聘会是否受到返乡农民工欢迎?2月18日,笔者前往虎坊桥人才招聘会和海淀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进行采访,招聘现场招工单位纷纷诉苦,“众口难调,有的想要五险一金,还要包吃包住,有的不要五险一金,想多挣钱”,“年轻人太少”……双方顺利“对接”仍是难题。

上午9时,气温还停留在冰点,返乡农民工招聘会已经开场,虎坊桥会场门口已经挤满了举着牌子前来招聘的企业和求职的农民工,“我们有简单的送餐培训,配置一辆全新的送

餐车,如果损坏按价赔偿,不包食宿,没有五险一金但有人身意外险,送餐越多提成越多,做得好的话一个月能挣2500元以上”,门口最热闹的肯德基快餐店摊位正在招聘兼职送餐员。

一对来自河北40岁出头的姐妹,转悠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我们的要求是底薪最起码3000元,一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周末休息,送餐员那么辛苦,不给交五险一金就算了,还不包吃住,底薪只有1500元,够干吗的啊?”对此,快餐店招工负责人也很无奈,“我们肯德基、必胜客店面大多都在市中心,比如西单、王府井,这种地段根本没法

解决送餐工的住宿问题。”

在招聘会会场,从饭店的洗碗工、厨师到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员,近80家企业的各类岗位要求、薪酬待遇,一目了然。

“我们在这招聘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开出的薪资比去年提高了10%,但是一年比一年难招人”,“都两天了,我们就招4个司机,一上午前来的登记的就一个人。”

求职者少,尤其是年轻人少,让不少招工单位很头疼。“保安队伍需要年轻人,但你看这边有几个年轻人?”一家招聘保安的摊位负责人说,“年轻人应该学个一技之长,虽然我是保

张彬

春节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开始向大城市回流,用工难、用工荒的问题得以缓解。但是,企业用工和农民工就业之间仍然存在矛盾——招工难和没活干,总是同时并存,如影随形。原来“三不怕”(脏、苦、累)的农民工,被大多数企业招聘工作者冠以“挑”、“牛气”等形容词。那么,农民工真的变了吗?

今年23岁的王小川,是一名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高中辍学后,他学过理发,进过工厂,摆过地摊,做过销售;工作四五年,也算是个实实在在的社会“老人”了。这不,春节刚过,他又换了个新工作——室内装潢,做了室内设计的新人。

“第一天工作,打电话,声音都在抖

一份家装,从工地到市场,从设计、施工到买材料,一条龙服务,能够一个人解决,达到这个目标,我就满足了。”显然,这种投资在他看来是必要的。这种对自身进行充电的投资和学习行为,削弱了他的无力感和迷茫感。于是,一切都变具体了,目标开始有了轮廓。走访北京市丰台区赵公口人才招聘会后,笔者发现,和王小川一样,越来越多的农

## “招工难”和“没活干”如影随形

## 越来越“挑”,农民工真的变了吗?

老一辈的农民工将逐渐淡出主要劳动力市场。企业希望拥有年轻劳动力,但却不愿提供较好的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条件,新一代的农民工也在为了避免“脏、苦、累”的工作和环境而努力学习技术,这种转变直接表现在他们对工作和薪资要求的提高。专家表示,这种矛盾双方的利益拉锯,可能会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换血,逐渐实现合理化发展。